

秦东始白王

之 缙缙

QINSHIHUANG ZHI QIANQUAN

苗细纱 著

骊山脚下，咸阳宫中，

爱情在残忍中折射出奇异的光芒。

厮守还是相忘？一切都随着偌大皇陵的沉寂而静默，永生……



主要经历	1. 童年时代，是嬴政唯一的好友，两人一起在赵国邯郸做人质。 2. 嬴政二年，姬丹转到秦国继续做人质。 3. 四年后，姬丹获悉嬴政欲吞并六国、一统天下的野心，逃亡。 4. 逃亡途中，初遇夷简。 5. 公元前 231 年，嬴政灭韩，次年姬丹结识刺客荆轲，并欲将收养的妹妹芥兰公主许配给荆轲，终上演一场轰轰烈烈、盛传千年的刺秦大计。 6. 公元前 226 年，姬丹死。
------	---

嬴成蛟

属国	秦
父亲	庄襄王嬴异人
王兄	嬴政
妻	神秘的韩夫人
个性	高贵，傲慢，内心深处与王兄感情深厚，却又矛盾地不屑于王兄母亲的身份。
主要经历	1. 秦昭王五十一年，成蛟出生。与嬴政不同的是，嬴政出生于兵荒马乱的寒冷赵国，从小就置身于敌国仇恨的汪洋之中，命运始终九死一生；而成蛟生于强大的皇族，接受的自然是皇子最贵族化的教育。 2. 秦昭王五十六年，成蛟与王兄团聚相认。 3. 秦嬴政八年，成蛟领军反叛，死。



(一)

这年，夷简十二岁。

故事要从赵国的邯郸城那场半夜里的大雨开始，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将郑夷简惊醒，她叫：“三姐，三姐，你醒了么？”

三姐夷纓披了衣裳从隔壁屋过来，故意嗔道：“被你这么一叫，还能不醒吗？”夷简便轻笑起来，夷纓又问，“要不要点灯？”

“不点了，”夷简摇头，“三姐，我最讨厌打雷了，怪吓人的，三姐，你跟我睡吧。”说着，她又钻进了被子。

“往里面挪挪。”夷纓拍拍她的脑袋，在床榻外侧躺下。

已经是丑时，外面的雨下得倾盆，哗哗地打在屋檐上，发出闷闷的撞击声。夷简睡不着，用手摸摸三姐的手臂，说：“三姐，你身上可真滑，我就喜欢跟你睡一块，还有香味呢，你是不是抹了粉儿？”

“去！”夷纓推开她的手，“大姐和二姐才抹香粉呢。”

“嘻嘻……”夷简又笑起来，“我要是男的，我就把你们三个都娶了，娶回家，天天给我暖被窝。”

“美得你。”三姐跟着笑。

初春的邯郸城真是太冷了，薄凉的寒气好像直刺进骨子里，想起大姐，夷简不再说话，印象里忘不掉的，是大姐烫烫的胸脯。也是夜里，在韩国都城新郑，自己的家宅里，那天她觉得冷，便偷偷溜进大姐的厢房，大姐醒了，一摸她冰凉的双脚，就笑着把它们裹进了自己的怀里。

好在大半个时辰之后，马车终于驶进驿站，天还没有黑透，但是因为大雨的缘故，驿站显得颇为冷清。车夫放慢速度，慢慢将马驱入站内庭院，就在这时，马车拐弯的一刹那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除了正掀帘看向车外的郑夷简。

官道的背面，驿站墙角，一道阴影完全浸湿在瓢泼大雨中，阴影不远处，一匹黑色鬃髻的高马，同样萧瑟地沉寂在雨里，低垂着本该斗志昂扬的脑袋……匆匆的一瞥，马车已经驶进了驿站院门。

一切的风雨便被关在了门外，驿站庭院上头搭了雨棚，几匹驿客的马骑稀稀落落地拴在棚子里，很安静。马车停了，夷简立即从车上跳了下来，跳在院子里的石梯上，夷简下意识地白了她一眼，道：“稳重点儿，要摔着怎么办。”

“三姐，”夷简却将目光转向身后的大门，说，“我刚才看见外面有个人，就坐在墙角里，全身都湿了，外面这么大的雨。”

“赵国要战乱了，以后流浪的人还要多，你别管那么些闲事。”

“哦！”夷简应了一声。

这时驿站内的一个小厮从屋里迎了过来，招呼他们食膳住宿。一行人到里屋厅堂坐下，热气腾腾的饭菜也随即上了桌，正好是吃饭时间，几乎所有的驿客这会儿都聚集到了厅堂里，虽然人不算多，但一时倒也热闹起来。

小厮替男人们都烫了壶酒，大概是趁着酒兴，有人突然一拍桌子，大声道：“秦国真是太欺负人，几次三番攻打我们赵国！瞧吧，现在秦军已经到了宜安城外，却还口口声声地说要施儒术，他凶残之国懂什么施儒？”

“说要尊儒的是吕不韦，可不是秦王。”

“是啊，吕不韦是真心想要尊儒，还特意去齐国请了大儒淳于越先生做秦少王的课业师傅。”

“无用，狼子野心的人怎么改得了吃素？”

.....

喝了酒，男人们激动起来，连马夫和两名护卫也一同加入了热烈的交谈，谈秦国，谈赵国，谈即将到来的开战，以及赵国的将军李牧。听到他们谈论自己的姐夫，夷简也来了兴致，听他们说着姐夫攻打匈奴的战绩。

很威风。

(四)

至于夷简，她有些坐不住了，看他们说得热闹，她便起身去屋外。坐了一天的马

“像个屁!”夷简哼道。

不经意的，他的嘴角突然勾起，似乎心情骤然间大好，因为夷简的雨伞遮在两人的头顶，少了雨水的冲刷，他的脸色竟也有所缓和。夷简低头将那幅画像重新卷起，塞进竹筒里，放回到他的身边。不想，他却突然站起，突如其来的高度，让夷简倏地跟着站起、站直，高高举起手里的竹伞。

单手抚上左耳，片刻，他的手里多了一块透明的泪形血玉，暗红色的，像是鲜血凝成的珠。

“喜欢吗?”他问。

小小的血玉被递到夷简的面前，她盯着他，不明所以地点头。这么美的东西，喜欢自然是喜欢的。

“换你五天的干粮。”

“真的，就换五天的干粮?”夷简讶然，“那我可是占了便宜的。”不敢相信，怎么世上还有这么痴的人，虽然她也不确定这到底能值多少钱，但是她猜测，这样的石头应该能换不少东西。

“就给你占一次便宜，”他的嘴角再次勾起一道弧线，“去吧，我饿了。”

(五)

既然他真要换，那夷简也没有理由不换，她又不傻。

夷简想了想，小心翼翼地接过这块精巧的血玉石头，想起薄袄里还有些碎银，便干脆一股脑儿地全部翻出，放到他的手里，说：“呐，这些都给你，还有我的伞，一会儿也给你，我现在进去给你拿干粮。”

说着，夷简匆匆跑回驿站。喝了酒的男人们还在高谈阔论，庭院里都能听见，至于干粮，用不着去驿站里要，早晨她们走的时候，大姐准备了太多，让她们在路上饿了吃，还有干果杏仁儿呢。夷简跑到马车边，翻身上去，迅速理出一大布包的食物。

下来时，她还不忘拿上自己的水壶，水肯定是需要的。拎着大包袱出门，外面，他修长的身影已经跨上了巨马，浑身湿得要命，没有一处干燥。夷简出来，抬头看了眼天空的暮色，阵雨渐渐停了。

夷简将食物递给他，又问：“要不，我再给你找件衣裳?”下过雨的三月真是太凉了，要一直这么冻着，说不定会落下病根。

“无碍!”

一声低沉的回答。

夷简却蓦地看见被遗落在墙角里的画卷竹筒。

“你的画……”

“撕了，或者……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留着……”

一片马蹄踩起的泥泞，夹杂着最后低沉的冷音，转瞬，马匹已经迈开铁蹄，飞速向远处奔驰而去，直到消失在官道的尽头，黑幕里，再也看不见一点儿影子。

“我要了干吗？”

夷简眨了眨眼，随后，一脚将那画卷竹筒踢开。

拿出泪形的血玉石，夷简有些欢喜的小得意，摘掉自己耳朵上原本两只丁点大的金耳钉，学他一样，夷简把它吊到了自己的左耳上，盖上两鬓的长发，一点儿也看不出来，满意地走回驿站庭院，三姐夷纍正巧从屋里出来。

“你去哪儿了，刚才一直不在。”她随意地问了一句。

夷简耸肩，说：“更衣去了。”

“上去睡吧，明早还要早起，得五天才能出赵国。”

“三姐，你说我们会不会碰上秦军？刚才你也听到他们说，秦军已经到赵国城外啦。”

“哪可能，咱们是直接回韩，秦国带队的军队在宜安，离咱们远着呢。”

“哦，三姐，你说姐夫真能打败秦国人吗？”

“能吧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夷简点头，脑子里又想起昨天夜里姐夫阴郁冷静的表情，以及漆黑如墨的眼神，他伸手将大姐拥进怀里的时候，太浑厚，夷简只要一想起那样的画面，浑身的血液就仿佛沸腾了一般，说不出的感觉。

的下巴都在抽搐。

好不容易一曲完毕，夷简也听不出她究竟奏的是啥。收好古筑，站起身，她又走到夷简面前，说：“姑娘可以看着赏点，不过我看姑娘这身打扮，也不是小气的人。”

夷简扁嘴，无奈地回答：“我没有钱。”

本来身上是有些的，不过上次在雨里全给了那个陌生人，换了她左耳上的这块泪形血玉石。

“你是嫌弃我的技艺？那不如我再多击几曲，直到姑娘你满意为止。”说着她就要回到椅子上重新坐下，夷简赶紧摇手，说：“不用，不用了，我真的没钱呐，你就是一直击到夜里，我也没钱付给你。”

她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低头俯视夷简，深褐色的眼睛里看不出波动。片刻之后，她有些失望地转身，却令人惊讶地没有离开——转身之后，她将古筑随手丢到木案上，自己反而一屁股坐在了夷简的软榻上。

“喂，”夷简皱眉，“刚才才是你非要击筑的，我又没说想听，你现在是不是准备赖上我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是一个人。”

还是没有回答，坐在床榻上，她睁眼凝视先前被夷简揉乱的蚕绸被，有些匪夷所思，也有些莫名其妙。看着看着，眼泪就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，瞪着她，夷简简直无语，这个女人的情绪还真像三月的天气，说变就变。

“你干吗哭啊，好好的，真是，最见不得哭哭啼啼的女人。”

“我是羡慕。”她终于又开口，抽抽噎噎的。

“羡慕什么？”

“羡慕姑娘你，可以睡如此好的客房，盖如此软的被子，想我从小就一个人，各国奔波流浪，没有一个安定的落脚之处。本想以击筑维生，可是无奈，男人们都讨厌我这副粗大的皮囊。唉，这样饥饱不定的日子，已经厌了，怕了……”

看她说得悲凉，夷简不禁也觉得同情，但自己是真的无能为力，所以沉默半晌，夷简还是说道：“我身上真的没有半点钱币。”

“外面又下雨了，今晚我还没找到栖身之地。”

“不好。”意识到她要提的要求，夷简连忙拒绝。

“为何不好？”她抬起头，“我们都身为女子，我以为你是个很面善的小姑娘，你难道能眼睁睁看我在雨里淋一夜？”

“我三姐要知道我让陌生人住进来，她肯定要生气的。”夷简回答。

“只是一晚，不如不让她知道。”

能吧，只是一个可怜的丑女人而已。夷简陷入考虑中，却完全忽略了软榻上那女人眼底一闪而逝的诡异笑意。好长时间过去，估摸着三姐快要沐浴完毕，夷简终于做了决



女人似乎微微叹了一口气，听在夷简的耳里，若有若无。

半盏香的时间，外面小二敲门，开门，那女人坐在房内吃饭用膳，外面的风雨击打窗棂发出砰砰声，夷简躺在床上，明明很累，却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外面昏暗的光线还能透过门缝挤进来，看着那女人用完膳，站起身，夷简也干脆从榻上坐起，对她说：“你给我倒杯茶吧！”

“不是早就说困了吗？怎么一直辗转反侧的，睡不着？”她笑着回应，走到榻边坐下。夷简问道：“还不是因为外面风大雨大，里面你吃饭声音又大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，”她点头，“不过现在喝茶你就更睡不着了。这样……你趴下。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替你推拿！”

“你会推拿？”夷简惊讶。

“是啊，都说了我是身份卑微的艺伎，自然要多学几样手艺好取悦客人们，不像姑娘你，从小娇生惯养的，是个小姐吧，啧啧，瞧你这双手，保养得真够细致的。”说着，她很自然地执起夷简的手，赞叹地抚摸着。

夷简忍不住翻眼，抽出双手，趴到床榻上，说：“你还没见过我二姐的手，那才叫真的美，除了手美，人也美，整个新郑城，就没一个女人能赶上我二姐。”

“哦？难道你是新郑冬官郑公的女儿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听到这里，夷简真的吃惊。

“呵呵，你刚才说到没人能及你二姐的美嘛。在韩国，谁不知道郑公的女儿美，前段日子，不是才刚出嫁到赵国。”

“那是我大姐！”

夷简得意，大姐美，二姐更美，二姐虽然庶出，不过想要攀亲的贵族公子们还是多得可以从御街的巷头排到巷尾。照夷简来说，二姐的美正如庄姜的美，所谓手若柔荑，肤若凝脂，所谓领若蝤蛴，齿若瓠犀。

真是一点也不为过。

谈话持续到这儿，那女人没有再及时回话，算是一阵短暂的沉默。不过她按摩在夷简后背的双手却突然加重了力道，从脖颈到腰际，她卖力地向上推拿，最终十指停落在头鬓两侧，力道变软、变轻、变柔，沿着发根抚向后脑，很惬意，很酥麻。

夷简趴在床榻上，阵阵困意袭来，半晌过后，意识逐渐消失，即将去见周公，这时那女人却忽然弯身，像是呢喃一般，在夷简的耳边轻问：“小姐，你喜欢我的推拿吗？”

夷简迷糊地点点头。

她又问：“那小姐想不想我天天都替你推拿按摩？”

夷简再次点头。女人的声音就像她刚才的手法一样柔软，听在夷简的耳里，缥缈又酥痒。朦朦胧胧之间，夷简又似听到那女人最后一次问道：“不如小姐收我做贴身奴婢，专门伺候你，好不好？”

(四)

几个时辰后，是清早。

一觉睡到天亮，夷简睡得很足，在声声清脆的鸟鸣中睁眼。目光所及，却赫然发现一双大脚，而脚的主人，正肆意斜卧在床榻外侧，微眯着双眼，慵懒中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凝重，竟与之前的粗鄙完全不同……四目倏然对视，夷简一惊，慌忙从榻上爬起，下意识地问道：“你怎么还没走？”

她却眨了眨眼，说：“小姐你忘了？昨晚你说要给我个栖身之所，收我做贴身奴婢，天天伺候小姐你。”

“啊？”夷简讶然，“我说要留你做奴婢？”

“是啊。”她点头，反问，“小姐你真忘了吗？”

“不可能啊！”夷简疑惑地摇头，这不像自己说的话嘛。可是仔细回想昨晚，她替自己推拿按摩，睡熟之前，又隐隐有些印象。

“小姐你不会反悔的吧？”她神色一凛，突然坐起，双眼盯着郑夷简。片刻，眼底似又漾起水雾，道，“小姐你心善，说要收留我，那么奴婢我一定做牛做马来伺候小姐，若是又反悔了，那我……我就去死！”

“谁叫你去死啦！”夷简白她，这算不算叫掘井自跳，没事找个人来烦自己。不过这女人既然真想做牛做马地伺候她，那也无所谓啦，关键是要看怎样跟三姐说。所以考虑片刻，夷简又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先别出去……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呵呵……燕……”她笑起来。

夷简却莫名地反问：“燕？”

“燕！”她重复。

“什么燕？”

“小姐，奴婢我就叫燕。”

“燕。”夷简忍不住闷哼，“莺莺燕燕，燕，还真艳俗。”

换了衣服，夷简去隔壁三姐的客房，三姐也已经起来，这会儿正坐在桌前补衣服，这叫夷简看着很奇怪，照理说，不管什么样的衣服也轮不到三姐来补啊。看见夷简进



来，夷纓说：“这么早就起来啦，我正打算过去叫你。”

“三姐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哦，是大姐做的薄袄，昨晚不小心钩在竹签上，破了，就自己缝缝。”

夷简点头，看看三姐手里的针线，又看看桌上的剪刀，无聊地在三姐面前踱了几步，忽然一把拿起桌上的剪刀，弯身到三姐的面前，说道：“三姐，你插死我吧，插死我吧，插死我吧……”

“一大清早，你犯什么病？”夷纓皱眉，急忙抢过她手里的剪刀，不是担心她真要插死自己，而是刀口锋利，怕她一不小心伤到皮肉。

“三姐啊，我做了错事！”夷简故意垂下脑袋，一脸的懊恼。

“什么错事？”

“三姐，我看到一个丑女人，觉得她很可怜，就答应让她做我的奴婢了。可是我又想起三姐你说过不要多管别人的闲事，唉，都怪我刚才一心软，就答应了人家，我现在该怎样是好啊？三姐，她那么可怜，还说要做牛做马地伺候我……”

“哦，不就是个奴婢嘛，”夷纓点头，“答应就答应了，带回去也无妨。”

“真的？”夷简抬起头。

“真的，难得你还能记起我说过话，这次算了，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快去准备准备，咱们还要继续赶路，”说着，夷纓看了眼窗外，又叹道，“雨总算停了，看天气，今天大概会出太阳。”

【第三章】

庶出的二姐

（一）

韩都城，新郑。

夜已深，韩王桓坐在王宫寝殿里，了无睡意，一边的阉官倒已经打起了瞌睡，半个身子倚靠在帷幔边，头耷拉在脖颈上。韩王看着有些烦躁，正想把他踢醒，就在这时，殿外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是太子姬安带着一群宫女们过来。半夜里，他的面色不免显得悲凉，一身白色薄金缕衫更在尊贵中摇曳，年纪尚轻，表情却是一丝不苟，没有青春的朝气。他的情绪，太压抑，活着，或许太累。

韩王惊讶，问：“已经子时，你还不去睡吗？”

姬安不回答，一双幽深的长眼默默地凝视着自己的父亲。韩王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边塞有了回报，说李牧到了宜安，但并不出战，每天只督促士卒们修建工事。”

姬安点头，才说：“儿臣知道。”

“秦国日益强大，而我们韩国，却像是在风雨里飘摇的危楼，摇摇欲坠。一旦赵国失势，被秦军攻下，那么韩国就只能跟着……”最后几个字，韩王没再说出口，如今的韩国，已经真的危如累卵。

“秦国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先朝的六君主，个个谨慎治国，虽然庄襄王荒淫昏庸，也不过只活了三年。”

“姬安，你的意思？”韩王不解。

“夏有妹喜，商有妲己殃国，周有褒姒戏烽火，勾践还用西施灭了吴，所以自古以来，都有荒淫灭国的道理。父王可以学勾践，卧薪尝胆，并在韩挑选美人，随贡品一

夷玉话语不多，只揉揉夷简的后背，算是回应，不过自始至终，她薄薄的唇边也都带着浅浅的笑容。

这时郑夫人突然凑过来，倏地拉走这个最小的女儿，说：“怎么光知道想你二姐，也不来跟娘说说话，真是白生了你。”

“娘，怎么会不想你呢，到赵国那么远，一去一回，住了几天，也近两个月之久了，不是才刚回来嘛！”夷简郁闷。

“唉！”郑夫人叹了口气，将目光转向一边的公子韩非，继续道，“其实说来，也要恭喜你二姐。”

“怎么？”夷简疑惑。

“是公子韩非啦！”三姐夷纓插话，“昨天他就向父亲下了聘，择日要娶二姐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夷简惊讶，怪不得一早上就能看见他在这里，原来他已经向父亲下了聘，再看二姐，她也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得到了二姐的证实，夷简兴奋的同时，心里不免又有些不明所以的惆怅，大姐刚离开她们，一个人嫁到赵国，现在又要轮到二姐。

“那你想什么时候跟我二姐大婚？”夷简问韩非。

韩非笑，一身烟灰色长衫在细风里晃动，越发显衬出他的神采飞扬，答：“跟司空大人拟定好的日子，下个月十六。”

“这么快？对了，父亲呢？”

“你父亲啊，一大早，宫里传了话，叫他过去。”郑夫人说。

(四)

此刻，王宫城内，冬官司空郑国，正站在韩王桓的面前，一脸的沉重，韩王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，要表达的意思再清晰不过。

学勾践，给秦国送西施，而这个西施，便要在他女儿中选。

这样的意思不禁让郑国觉得悲哀，额头中央的皱纹仿佛也在瞬间累积。许久不语，韩王忍不住急切地催问：“郑卿，如何？”

不再沉默，郑国跪下，答道：“王，臣的二女儿昨天刚许配给公子韩非，三书六礼已然备全；臣的三女儿，论才貌温良，也足足不能担此重任；至于臣的小女儿，年纪实在尚轻，不能承男女之欢。”

“郑卿，你这么推托，难道你也不想帮帮孤家吗？自古美人，多有十二三四承膝君前，又何来不能承欢之说。”



突如其来的哑声，是燕。不知何时，她已经站到夷简的背后。

“怎么？”夷简倏地扭头，说，“我好像听到里面有声音。”

“有毒！”燕说着，绕到夷简前面，一手抚过那点凹陷，又快速按了一遍筑的上侧。只眨眼间，古筑竟然分离，从中间露出一条凹槽，而下一刻，当夷简看见槽内蜷缩的东西，她简直不敢置信。

“燕……你，你，你竟然养蛇……”她惊道。的确，在那扇古筑里面，黑漆漆的凹槽中央，有一条细细长长的白花点蛇，头部呈扁三角形，看起来骇人万分，好在此刻它正恹恹地躺在槽内，像是还在冬眠。

迅速合上筑身，燕才笑着回答：“小姐你也知道我是卖艺讨生的嘛，养蛇不过是为了防身，你说万一有哪个登徒子企图不轨，想要占我便宜，我也好有个防备。”

“也不用如此狠毒吧？”夷简叫，“再说，有哪个登徒子会想占你便宜？”

“话也不能这么说吧，小姐，好歹我也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女子。”

“不行，我要叫人把它丢出去。”夷简欲喊外面的下人，不想却被燕一把拦住，她嘻嘻笑着说：“它可不是一般的毒物，驯养过的，很听话，大不了，也让它认你做主子。”

“不行，我要它做什么，万一伤到我爹娘，还有姐姐们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绝对不会，我保证，它不攻击人。”不攻击一般人，燕在心底补充，那一瞬，燕的眼角深处，有一闪而逝的阴冷。

“哪有不攻击人的毒蛇！”

“驯养过的嘛。你说，它跟了我都快十年了，十年，我安然无恙吧，要攻击早就攻击啦。再说，你真要丢它出去了，它习惯了我的味道，自然还是要寻回来的，到时各处乱爬，吓了别人，还不如一直安置在这古筑里，清净。”

说得也有道理，怪只怪她当初找事收了燕这个麻烦回家，现在也不能让爹娘知道，否则又要骂她。再说父亲还正在不明所以地动着怒，转身看到床头的男衫，夷简忍不住，干脆过去拿起衣裳在自己的身上比了比。

谁知身后的燕却突然大笑起来，哈哈地笑得放肆，夷简瞪她，不悦地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哦，小姐，”她答，“我先前在外面，听到有人在议论，说大人回来一看见小姐，就发起怒来，还要小姐从此以后改穿男衫。”

“是啊，这很好笑吗？”

“呵呵，奴婢是觉得有趣，真有趣……”她又笑起来，“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男衫好，男衫比女裙好。”

“怎么好？”夷简狐疑。

“小姐你是没做过男人，自然不知道身为男人的好。奴婢猜想，司空大人让小姐穿上男衫的意思，是期望小姐今后能挣脱身为女子的约束，可以像真正的男儿一样，活得自由恣意，由此可见司空大人对小姐你格外偏爱。”

“你做过男人吗？真是！”

夷简嘴里嘀咕，心里却因燕的一番话而陷入沉思，尤其最后一句，对她格外偏爱，有道理吗？一时，她想不明白，但是她随意的一句嘀咕，倒又引得燕那女人抽筋似的大笑起来。

“呵呵呵呵呵呵……”

笑声在偌大的房内回荡。

房而去。

半夜，韩非在灯下看书，矮矮的案头，已经摆满了厚重的竹简。一身淡黑色的绸质丝衣，襟口微敞，露出里面结实的肌肤。应是刚沐浴完毕，整间寝房里，飘散着淡淡的墨香。

“公子！”一声通报，打断了韩非的思路，抬起头却赫然看见夷玉站在门前帘边，这叫他吃了一惊，连忙起身，摆手叫通报的门人离开，自己大步走到门边，拉过嘴角噙着笑意的郑夷玉。

“这么晚了……”

“韩非！”夷玉打断他，到软榻上坐下，轻道，“你信命相之说吗？”

“命相之说……”韩非皱眉，“若是江湖术士、算命先生所说的命相学说，恐怕经不起推敲，但若是周易星象，听起来玄乎，不过倒也有几分可信。”

“那么，你……信我吗……”

柔柔一句，微启贝齿，气吐芳兰，瞪着床上的纤影，韩非的身体倏地绷紧，好似有一股热流在迅速涌动，最后集中在他男性下身的某一点。注意到他的反应，榻上的夷玉慢慢地转身，背对着不远处的韩非，在处子独有的羞涩中，褪去衣裙。

“夷玉，我们，我们……快要成亲……”

韩非呢喃，身体却在不由自主地向床榻靠近。夷玉白皙的裸体，在呼吸中颤动，女子的粉香，在空气里扩散，近在咫尺，而韩非奔腾的血液，开始逆流。

“我信了广宁寺的签，今晚该是我的大婚之日。可惜你与父亲拟的日子，太迟了些，背了签义，不吉利。韩非，今晚我留下，过了今晚，我们，做一世的夫妻……”

一世的夫妻！

“好！”

韩非点头，双手温柔地抚上夷玉的肩胛，怀抱她滚热的胸脯，低头与她的长发纠缠，在她的颈间厮磨……直到欲望变得炽烈，逐渐狂野，帷幔放下，淡黄色帘内，一池迤逦；唯有曼妙的身姿，在影中摇晃，高大的体魄，在欢愉中挺进、抽离。

一声声属于男女的低吟，在月光下彼此渴求。原来，夜也很短暂。

(二)

早晨，燕给夷简换上男装，将她长长的头发一把抓起整齐地束在脑后。说实话，这样的装扮不禁让夷简有些兴奋，完了连忙问燕：“看起来怎么样？”燕一手摸着下巴，

一手竖起拇指，夸道：“俊朗少年！”

“呵呵，那是当然，想我二姐是新郑城的第一美人，那她的妹妹我的话，怎么也不会相差太远，不说美哉轮焉，也是美哉奂焉，娉娉袅袅，豆蔻清容，明眸善睐，冰雪净颖。”夷简得意，说得摇头晃脑。

“小姐，没有这么夸自己的。”燕回应。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夷简眨眼，反问。

“是，是……”

燕忙故作一本正经地点头，然而唇角早已忍不住笑得勾起。

穿戴整齐，夷简出房，不想刚走到门口走廊，却迎面撞见母亲过来。虽然年过四十，母亲高挑的身材依旧玉润，看起来雍容华贵，这会儿亦是满脸的光彩，似乎心情非常舒畅。

盯着小女儿一身的少年公子打扮，郑夫人笑起来，说：“也好，身边一下子要少了三个女儿，你父亲自是舍不得。心里难受，叫你改穿男装，也就是想多留你几年，怕你再过早地被王相中，许了亲。不过你放心，娘不会让你一辈子穿男装，等你父亲好些，也等你再大点，娘好好替你招个夫婿。”

“哦，”夷简点头，“不过娘你说一下子身边要少了三个女儿，不是只有二姐要出嫁吗？”

“还有你三姐，王的圣意，要把夷纓赐婚给太子姬安，封太子妃。”

“三姐要嫁给太子？不会吧！”夷简震惊。

“咦？”无意间，郑夫人的目光突然瞥及夷简左耳上的那抹暗红，讶然道，“夷简，你这是什么，娘怎么没见过？”说着，她探身上前，伸手抚上女儿的耳垂。待她看清，整个人不禁大吃一惊，难以置信地说，“你这好像是万年血冰玉，夷简，哪来的？”

“很名贵吗？”夷简答，“是个流浪的人送我的。”

“流浪？”郑夫人疑惑，仍旧不敢相信，“这样小小一颗血冰玉现世稀有，传说是出自神秘的西域当惹雍湖的湖底宫殿。娘也只是在书中读到过，我想当今世上见到过的人并不多。”

“哦，那可能是假的吧。娘你也没见到过，它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血玉石。”

“嗯。”郑夫人点头。

这时有下人过来，对夷简说道：“小姐，大人叫你准备准备，一会儿跟他一道去城外井田。”一边的郑夫人听了，立即皱眉。

夷简也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要我去井田？”

“大人说，小姐既然穿了男装，那以后就要学做男人该做的事。还要学大人一样，规划井田，兴建水利，替百姓们分忧，以在他百年之后有人继承郑家的技能、衣钵……”